

上图：10月8日，在德国柏林，英国首相伯纳姆（中右）与德国总理默茨（中左）出席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

方保持客观理性，同中方相向而行，成为彼此可信赖、可预测的合作伙伴，通过对话磋商化解矛盾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企业合作提供更多确定性。

专家指出，德国总统访华释放了稳定双边关系的信号——尽管双方在产业竞争、供应链依赖和经济安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高层交往能够为双方继续沟通、寻求合作提供动力。

最大变量来自法国？

有评论认为德国不希望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此总统、总理同时在亚洲不同区域访问。类似的情况，欧洲在对美方向上也有这样的苗头，一方面希望美国继续提供防务支撑，另一方面又拉拢加拿大等国，希望构筑对中美的 AI 行业桥头堡。那么，未来 1 到 2 年之内，哪一个变量最可能打破欧洲现在这种“左右对冲”的平衡：是中美关系再度紧张、美国大选转向、欧洲经济衰退，还是欧盟内部一体化的起落？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曾在法国常驻超过 20 年的国际评论专栏撰稿人郑若麟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指出，欧洲眼下最大的变量是明年 2027 年将举行的法国总统大选！“这次大选的结果对欧盟的国际地位、欧盟的对外政策、欧盟内部协调立场、团结氛围和一体化行动等诸多方面均将产生重大影响。”

郑若麟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欧盟一直是在强调“战略自主”的口号下，仍然在防务、能源、科技等领域保持着对美国的高度依赖。在中美分歧严重的背景下，欧盟还能够利用这一分歧为自己谋求利益空间，但当中美形成可控互动关系后，欧盟难以“借势”引一方打一方，处境实际上正在变得更为艰难。

欧盟战略自主有三个关键点，一是内部财政实力和工业产业竞争力不足、防务能力不足和对外政策协调性不足。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欧盟两大轴心国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德国历来主张务实、理性，在经济上全力加强对华贸易，在政治和防务上则加强对美依赖。而法国则从戴高乐总统以来，就一直在主张“欧洲不能成为美国的附庸”；特别是到今天马克龙时代，法国更是主张走中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法国的这一主张，是与西方国家整个格局在其幕后主导力量的利益变化下的需求密切关联的。戴高乐时代，法国是抵御这支力量的主要国家之一。而今天，法国则已变成这支主导力量手中的极其锋利的一把剑。

“法国最为重大的政治动向，莫过于 2027 年 5 月的总统大选了。而这次大选最引人注目的，当然就是法国极右翼是否会顺利上台，及其可能导致的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后果。”郑若麟说。

法国极右翼在玛丽娜·勒庞